



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

花落春归·秋水长天

冯玉奇◎著

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
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
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
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
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

花落春归·秋水长天

冯玉奇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落春归·秋水长天 / 冯玉奇著. — 北京: 中国
文史出版社, 2018.3

(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)

ISBN 978-7-5205-0041-8

I. ①花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现代
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09887 号

点 校: 高 珊 张俊儒
责任编辑: 蔡晓欧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×1020 1/16

印 张: 19.5 字数: 228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一		3
二		19
三		33
四		47
五		61
六		82
七		93
八		103
九		116
十		131

秋水长天

一	为虎作伥痛在儿女心	143
二	热情相爱却换一片冰	157
三	促膝谈心噩耗惊人魂	173

四	仗义救友拜倒石榴裙	188
五	冒认哥哥恍若在梦中	203
六	为爱妹妹奔波情意重	219
七	酸入骨髓情敌在眼前	237
八	顿起杀机血流满身边	249
九	恶贯满盈步入枉死城	262
十	满城秋色一片轰炸声	276
附录	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	裴效维 287

花落春归

虽然这是一个春天的季节，但这一个房间里是充满了沉闷而又凄凉的气氛，好像是并没有一些春的气息。有一个中年的太太，脸上掩了一方手帕，在偷偷地拭眼泪，有一个年纪相仿的男子，在暴跳如雷地愤怒着，但另外还有一个二十几岁光景的少年，却是强头倔脑表示并不肯甘心承受一种无理屈服的神气。

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呢？从他们几方面谈话的情景猜想起来，方才才知道这是为了一种婚姻问题。做母亲的对儿子好像还不忍大声地怒叱，她终是那么含了缓和而又劝导的口吻，低低地说道：

“春明，你这孩子终要想明白一些儿，千万不要再倔强了，做父母给你做的事情，绝不会有丝毫的恶意存在。你看去年你爸爸给你表哥说的这头亲事也多么的好，女家也非常的有财有势，现在你表哥到底谋着了好的差使，你爸爸给外甥也这样爱护，何况你是自己的儿子呢，谁不想自己儿子讨一个好媳妇呢？钱斌忠这三个字不必说了，在上海根本妇孺皆知的，你爸爸今日有这样地位，也不是全靠他的提拔？至于他女儿碧霞，我也见过了好多次，人生得真漂亮，谈吐又灵活，性情更温和，她肯嫁给你做妻子，这也不知是你几世修来的福气，谁知你还一味地不要，老实地说，别人家磕破了头还求不到呢。”

“照妈说起来，她真是一件宝贝了。不过我可不是乡下人，为什

么偏要去觅这个宝？”

春明回答的话，倒包含了一点幽默的成分，叫站在旁边的丫头红玉听了，几乎抿着嘴儿要笑出声音来。但他的父亲周兆光却越听越气得把手在台上狠狠地一拍。经此一拍，他嘴里衔着的雪茄烟便掉了下来。红玉连忙给他拾起来，兆光一面接了，一面便怒气冲冲地又骂起来道：

“什么，什么，你这小畜生简直是发了疯了，你母亲这样地劝导你也算是至尽至善了，不料你还是这么的不听话。我老实地对你说，你爸爸没有他们的提拔，哪里有今天的一日？我没有今天的地位，你哪里来这样好日子过？不要说没有给你到大学去读书，恐怕连黄糙米饭你也没处吃去一顿呢！真是岂有此理，混蛋之至！”

“我以为一个人生长在世界上，做了叫花子也没有饿煞的地步，只要有两只手去做，有两条腿去跑，做苦工、拉车子，什么事都可以去做，难道我就怕饿死了不成？比方说爸爸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，俗语说得好，有本事赚饭吃，那你何必要他提拔？不是说一句不好听的话，在他这种衣冠禽兽下吃这一碗子孙饭，恐怕将来被人家连祖坟都掘光了呢！”

兆光这一番教训并不使春明感到一点佩服，而且还有一种强烈的反感，因此他凭了一时的血气方刚，顾不到一切地竟向父亲回答了这几句话。这是几句多么严重的话，至少是包含了无数刺耳的成分，把兆光的内心刺得血淋淋地疼痛起来。这回他是怒极了，猛可地站了起来，把手中的雪茄也抛掉了，伸手要去打春明的嘴巴。幸亏周太太从中把他拦住了，一面劝，一面向春明埋怨。兆光似乎也觉得要打一个二十几岁的儿子，有点打不落手，现在既然被太太拦住了，也乐得顺水推舟地仍旧回到椅子上来坐下。不过他还气得手脚发抖地，把桌子连连地拍着，大声地骂道：

“你这小畜生，真是忤逆不孝，我做父亲的什么地方对不住儿子，你竟然这样地冲撞我？既然你翅膀长成了，你用不到做爷娘来管束了，那么你给我滚出去，你给我滚出去！”

春明虽然也感到自己说的话太过分了一点，这使做父亲的确实有点下不了面子。不过为了自己终身的幸福、前途的光明，他觉得是绝对不能委曲求全地苟安在这一个黑暗家庭之下。所以他把脚一顿，表示下了一个决心似的，回身预备奔出的样子。这一来把周太太急了起来，红玉似乎也了解太太的意思，她先在房门口阻挡了，因此周太太才赶上来把春明拉住了，哭起来道：

“春明，你是不是交了墓库运？你难道真的预备抛掉父母走了吗？我养了你这二十年来，是花费了多少的心血。我在人家的面前，总是说我的儿子好，我的儿子孝顺，你现在不听我的话，你叫我怎么有脸儿做人？你要是走，你先拿把刀来把我这条老命杀了吧！叫我没有看见这一回事，任你飞到天边去，也不关我的事了。现在我这一口气没有断，你终不能离开我。春明，你难道不替我做娘的顾全一点面子吗？”

“少爷，你不要太固执了，这头婚事就慢慢地再商量吧！太太哭得这样伤心，你的良心问题到底也有些不安吧！”

周太太哭得仿佛死了什么人一样的伤心，红玉在旁边看了有些酸楚，由不得红了眼皮，也向他低低地劝阻。春明这举动也无非一时之气愤，在过去了这气愤的时间，他也有点软化下来，所以站在窗口旁的花架边，一声儿也不作答。兆光好像也知道儿子的个性，是吃软不吃硬的，所以他的态度也平静下来。在经过了这一回子沉默之后，只流动了周太太呜呜咽咽的哭声，那么刚才这一个紧张的场面，此刻倒反而又添了一点凄凉的成分。兆光在叹了一口气之后，他放低了语气，又温和地说道：

“春明，你要想想你的父母都已经五十相近的人了，我们并没有三男四女，一共也就只不过是这么一点骨血，那么你要知道我们对你的一番期望是多么的迫切。常言道，为谁辛苦为谁忙，我所以忙忙碌碌地早出晚归，在外面忍气吞声，也无非是为了你一个人。你母亲要给你早点娶亲，她是因为见别人家都做了婆太太，都有了孙子抱，所以她是多么的眼痒。要晓得男婚女嫁这是古今皆然，哪一个人逃得过这一层阶段？再说到这位钱小姐，今年十九岁，比你小一年，真可以说得上珠联璧合，一对玉人。论她的家庭，比我们要高得多，论她的容貌，比你也差不了多少，人家做丈人丈母的肯看中你，这你是多么的侥幸。老实地说，这个时代都是他的世界了，你是他们的女婿，而且他也没有一个儿子，那么你前程的远大，远不是可以说得上一句鹏程万里吗？春明，我做父亲向你恳求，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做父母的苦心，你就答应了我们这头亲事吧！”

春明听父亲说得这样可怜，好像是一个乞丐向一个路人商借什么的样子。虽然他的心也有点软了，不过他的正义之感还是像波浪一般在心胸中翻动，他觉得父亲确实非常的可怜，但这可怜是表显他的愚蠢和无知识。他的眼光是这样的短促，他的思想是这样的错误，他觉得父子间是隔开了一条远阔的鸿沟，那么两方面如何合得拢来呢？他想再反抗，再有所表示，但他见了母亲在旁边哭泣的样子，她好好养育之恩，他想到了这句“天下无不是的父母”，他竟消失了再使他倔强的勇气，因此默默地呆住了。经他这回子呆住后，周太太的眼泪收束了，拭了拭眼皮，望了春明一眼，低低地又说道：

“春明，你到底预备怎么样？你快点儿痛痛快快地说一句，我的老命反正在你的手里，你答应了，我还能见人，你若不答应，我也只好一死了之，终算我活了四十五年，也够的了。”

“那么钱小姐是否也同意这一头婚姻呢？因为两性的结合，也不

能给外界随便地做主，就是我答应了，万一钱小姐在外面倒另有意中人的，这不是也枉然的吗？”

周太太是用一种死的方法威胁他，春明为了一点孝意，没有办法，所以他的话已经有了转圜的地步。周太太这才转悲为喜，不由露出一丝笑意，点了点头说道：

“这个你请一百二十个放心，人家做父母的当然对女儿的终身也有七分把握，所以才肯做这个主意。那么你既然答应了，喂，你可以去和钱家说妥了，我们商量拣个日子，也可以先来举行一个订婚典礼，说不定下半年就可以给他们结婚了。”

“好的，我马上就到钱家去一次，我本来还有一件公事要和他去讨论讨论。”

周太太在喂过了一声之后，以下的话就是对兆光说的了。兆光不待春明有所表示，遂接上来回答。同时他已站起身子，表示这一个婚姻问题已经有了圆满解决的神气。他戴上了这顶绅士式的呢帽，拿了司的克，便已走出房外去了。春明觉得父母的对白简直有些自说自话，不过事情已经到了这般地步，也只好由他们去办理，忍不住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便回到自己的书房内去。周太太似乎还有点不放心地问他到哪里去，春明回头答道：

“人家学校里还有许多的功课要做呢！妈，你放心，我既然被你们强迫地答应了，我也绝不会再有什么意外的变化了。”

“喂！你这孩子怎么说强迫地答应了？明天给你订婚的时候，你见了这位如玉的未婚妻，只怕你的心里就会感激我们做父母的成全你这一头亲事了。”

春明这些话听到周太太的耳朵里，她的心才觉得安定了一点，便向他笑嘻嘻地说。在这时候的房中，听到窗外那一阵小鸟的歌唱，才感到有些春的意味。春明并不回答什么，就匆匆地到自己书房里

去，坐在写字台旁，做了一会儿功课。但此刻他心中有了这一层波浪之后，自然乱得十分，所以搁下了笔，抬头望着窗外春风动荡中的柳丝，他好像引起了无限的感触。一个所谓时代化的要人的女儿，她虽然是在学校里读书，不过从她的环境而说，很可以明白她至少是一个很浪漫的交际花，那么读书当然是一个名义。也许她会像杨柳这般的轻狂，像桃花那么的放浪，这种女子给我做伴侣，我实在还够不到资格。再预料将来的情形，我的生活一定是痛苦，我的前途一定是黑暗。葬送我这终身幸福的是谁？却是爱我的父母，唉！那叫我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？春明正在独个儿自思自叹，不知暮色已降临了大地，天空中已掩映着一钩画眉似的新月，挂在柳梢的尖头儿上，倒颇含有一点画意。这时忽然室中的灯光亮起来，春明回头去看，原来是红玉端了一碗莲子红枣汤，笑盈盈地走进来，低低地说道：

“少爷，太太怕你肚子饿了，叫我烧碗莲子汤来给你吃。”

“嗯，你放在桌子上吧！”春明点了点头并不十分高兴地回答。

“少爷，老爷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”红玉站在旁边，抿了嘴儿却微微地笑。

“不知道，有什么消息来报告吗？”春明有些急促的神情，向她追问。

“恭喜你，少爷。他们已经把订婚的日子拣好了，是下个月的初五，算来还有一星期光景，你听了心里欢喜不欢喜？”

“吓！这是我们男家的事，为什么要他们女家来拣日子？这真是岂有此理！爸妈只知道攀高亲，明天受了气，我看他们就懊悔也来不及了。”

春明听了，不但一些没有高兴，他很忧愁地回答，而且在这忧愁之中至少还有一点生气的成分。红玉瞟了他一眼，却不以为然地

说道：

“少爷，我说你这是考虑过分的缘故，也许事实上不会给你想象那么的失望。况且钱家小姐容貌漂亮，家里又富豪，将来你们结婚的时候，还有一副好嫁奁送过来，所以这是你的福气，换了别人，欢喜还来不及，谁知你还这样地烦闷着，那可不是太傻了吗？”

“你懂得什么？我就不喜欢人家那些有钱的姑娘，要知道这些姑娘，在家里娇养惯了，在外面交际惯了，眼睛生在犄角上，我们做丈夫的将来还受得了她们的折磨吗？”

春明听红玉倒也向自己埋怨起来，遂瞪了她一眼，向她解释自己所以不喜爱的理由来。红玉听了摇摇头，一面指了指那碗莲子汤，一面又低低地说道：

“少爷，我以为你说的也不过是一种猜想，猜想的事情是作不得准的，也许钱小姐倒是一个大贤大德的姑娘，她很会体谅丈夫，她很会把持家政，那么你此刻的胡思乱想，固然是太冤枉了钱小姐，而且也太欢喜自寻烦恼了。好了，少爷，莲子汤冷了，你还是吃莲子汤吧！”

红玉说完了这两句话，她回转身子，要走出书房去的样子，但料不到却会被春明拉住了。红玉回头望了他一眼，谁知少爷目不转睛地呆视着自己出神，好像有什么作用似的，一时被他看得两颊绯红起来，羞涩地问道：

“少爷，你拉住我干吗？有什么吩咐吗？”

“红玉，我看不出你一个低下人倒也很会说得上几句话，不是我有轻薄你意思地说，假使我要娶钱小姐，我还不不如讨你做妻子的好。”

“啊呀！少爷，你没有喝过酒，怎么竟说出这些醉话来了？被太太听见了，这还了得吗？像我们这样苦命的女子哪里有这一种福气？”

恐怕是只有待来生的了。”

红玉做梦也想不到春明会说出这几句话来，她一颗处女的芳心便像小鹿般地乱撞起来，一面挣脱了他的手，一面回答着，同时她急匆匆地奔出房外去了。春明望着她消失了的后影，心中倒又懊悔起来，虽然在自己是无意中的一个比方，但这多少是含有一些挑逗的成分，在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心里，至少使她芳心里增加了一层感触的悲哀吧！春明想到这里，情不自禁地又会叹了一口气。当他握着调羹柄吃莲子汤的时候，自己不由低低地说道：

“莲子的心苦，我比莲子的心更要苦着十分哩！”

“哈哈！春明，莲子的心虽然苦，但有了这几颗红红的枣子，那么莲子也就甜蜜起来了。”

春明话还未说完，只听一阵哈哈的笑声，接着便有这几句话在他耳边流动，连忙回头去看，原来是母亲的弟弟沈君毅。于是连忙站起身子，很不好意思地红了脸儿，叫了一声：“舅父，你多早晚来的？”君毅把手摆了一摆，说道：

“春明，你只管坐下来，刚才你父亲打电话给我，叫我做一个现成媒人，我一听要讨外甥媳妇了，那么我好做舅公了，心里喜欢得什么似的，所以一辆车子就匆匆地赶了来。不料你父亲告诉我，说你对于婚姻问题似乎还不大需要，所以曾经竭力地反对。我说一个大学读书的青年，对于早婚固然是不大相宜，但先订一个婚，我倒非常地赞成，因为已经有了未婚妻之后，他好像是已经吃下了定心丸，当然见了女同学也不会有想入非非的念头了，这样使他可以专心地用功读书，不会再荒废学业去滥交女朋友。春明，你说我这个话有没有道理？”

“舅父是一个法律家，你说的话还有一个不是吗？那么又要费你老人家的心了，真是很对不起，抽烟吧！”

春明看见这一位口若悬河的舅父，素来会感到有些头痛，所以他不愿和他多发生口头上的争论，取了一支雪茄给他，表示感激十分的意思。君毅很得意地笑了一笑，接过烟来，春明又给他燃了火，君毅说道：

“给外甥办婚姻的事情，我心里十分高兴，所以你根本用不到一点儿感谢的，只要你们养儿子的时候，多给我吃几个红蛋也就是了。”

“舅父，你怎么和外甥开起玩笑来？这几天你老人家业务忙不忙？”

春明微红了两颊，笑着回答。两人闲谈了一回，红玉便来请两人到外面用晚饭去了。这天晚上，忽然落起一阵雨来，春明坐在房中看书，听了外面淅淅沥沥的雨声，好像全身感到了一点凄凉の意味。就在这时，红玉抱着一床被头进来给春明床上那条被儿换了，说道：

“太太说，虽然是春天的季节，但一落了雨，天气就转冷许多，所以叫我给少爷换一条厚点被儿。”

“嗯，红玉，你给我倒一杯开水。”

红玉回身要出房去，听少爷这样说，遂又走到桌子旁，给他倒了一杯热茶，放在他沙发旁的茶几上，春明拿了凑到嘴边去的时候，忽然又放下了，望了红玉一眼，说道：

“太热了，有些烫嘴，你给我弄得凉一点吧！”

“我给你到太太房中去弄一杯温开水来好不好？”

“不，你给我用嘴儿吹吹凉好了。”

春明一面回答，一面依然一本正经地看他手里拿着的一本书。红玉红了两颊，由不得暗暗地想了一回，觉得少爷今天对自己的情形好像有点神秘的作用，这就呆呆地默然了一回。春明见她并不实

行自己的吩咐，遂抬起头来，他不知打哪里来的一股子勇气，却把红玉的手儿拉住了，红玉站脚不住，身子向前一冲，便跌在春明的怀里。红玉心中一急，连忙要挣扎站起来，春明却大胆地把她抱住了，笑着说道：

“为什么不给我吹凉了热开水？你不听我的吩咐吗？”

“少爷，看你倒是一本正经地闹着不要结婚，谁知你完全戴了一副假面具，从你这种毛脚毛手的举动看起来，我觉得你简直不能再挨下去了，下星期订婚还是索性改为了结婚，那岂不是好吗？”

“不，因为我心里不赞成这一头婚姻，所以我心中有这么一个意思，假使你愿意我爱上你的话，我情愿带了 you 一同逃婚。”

红玉坐在春明的怀里，听了他这几句话，她全身的细胞都会极度地感到紧张起来，遂推开他的身子。春明却拉她在旁边一同坐下，红玉给他一个嗔恨的白眼，微微地冷笑了一声，说道：

“少爷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你自己预备逃婚，难道把我当作你的牺牲品吗？我虽然是个低下人，但我到底还有我的清白，我岂肯莫名其妙地跟你一同逃走？你自己知道你父母做主的婚姻你不情愿，但是你不明白你此刻对我说的话，还不是和你父母一样的一厢情愿吗？”

春明再也想不到红玉对自己有这一番教训，一时倒也哑口无言，两颊涨得喝过了酒一般地通红起来。红玉见他低垂了头儿，似乎有点羞愧的意思，一时也觉得自己说得未免太严重了一点，遂又低声儿说道：

“少爷，你不要生气，也许我是一时急糊涂了的缘故，所以说得太过分了。不过我要向你劝几句话，你父母给你做主的婚姻，在大体上说，是没有什么意外的错处，所以你应该要接受他们的好意才对。虽然承蒙少爷的热情，对我发生了爱意，但我到底是个下贱女